

July 22, 2024
Numéro (WeChat)

“黄炳 | 将权力归还给被观看的污垢们”

Link: <https://mp.weixin.qq.com/s/f7Q4gR3FY2A4BY3zEpKdag>

黄炳 | 将权力归还给被观看的污垢们

Original Numéro Numero中文版 2024年07月22日 19:00 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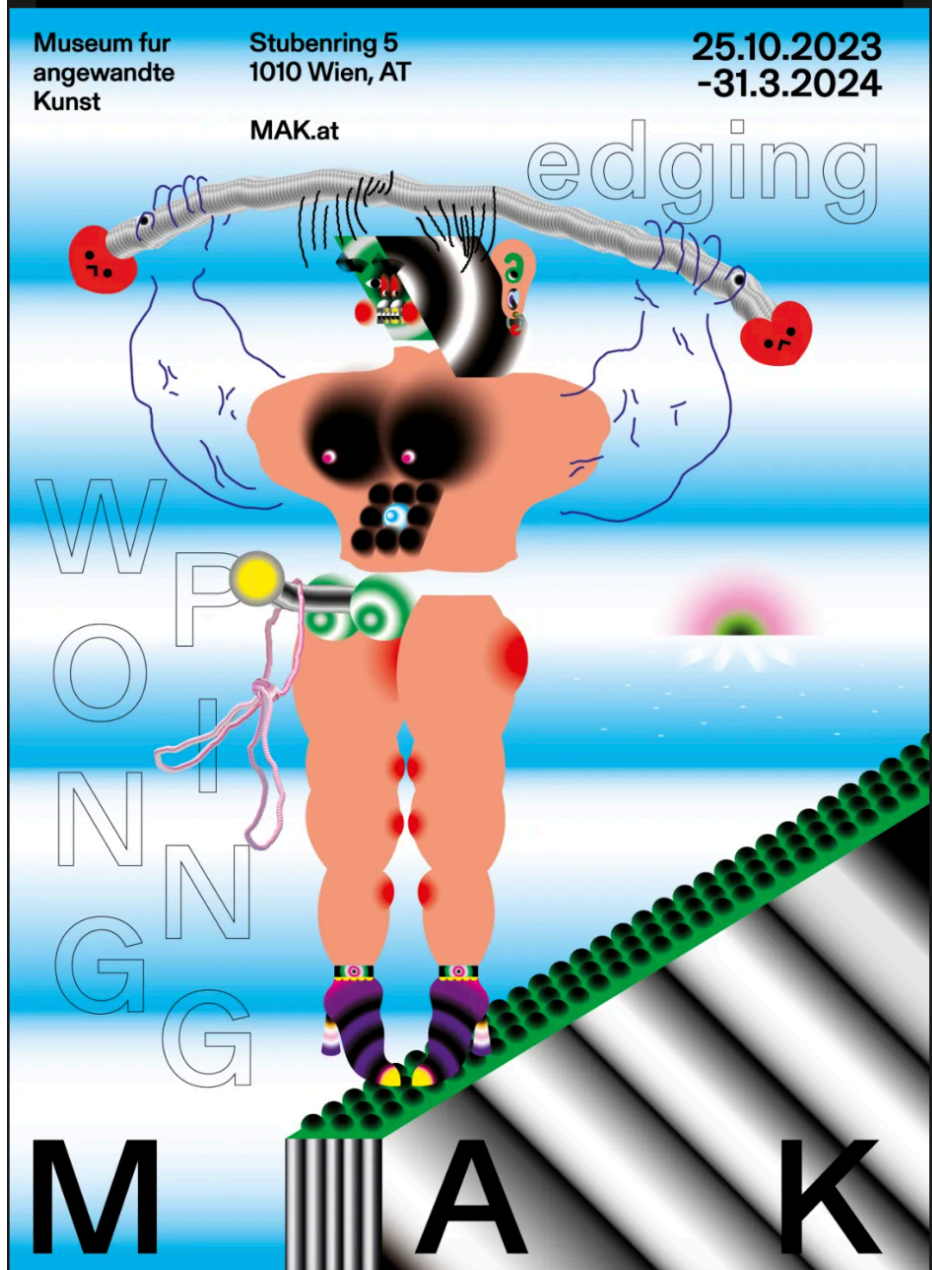
Numéro art

Museum für
angewandte
Kunst

Stubenring 5
1010 Wien, AT

MAK.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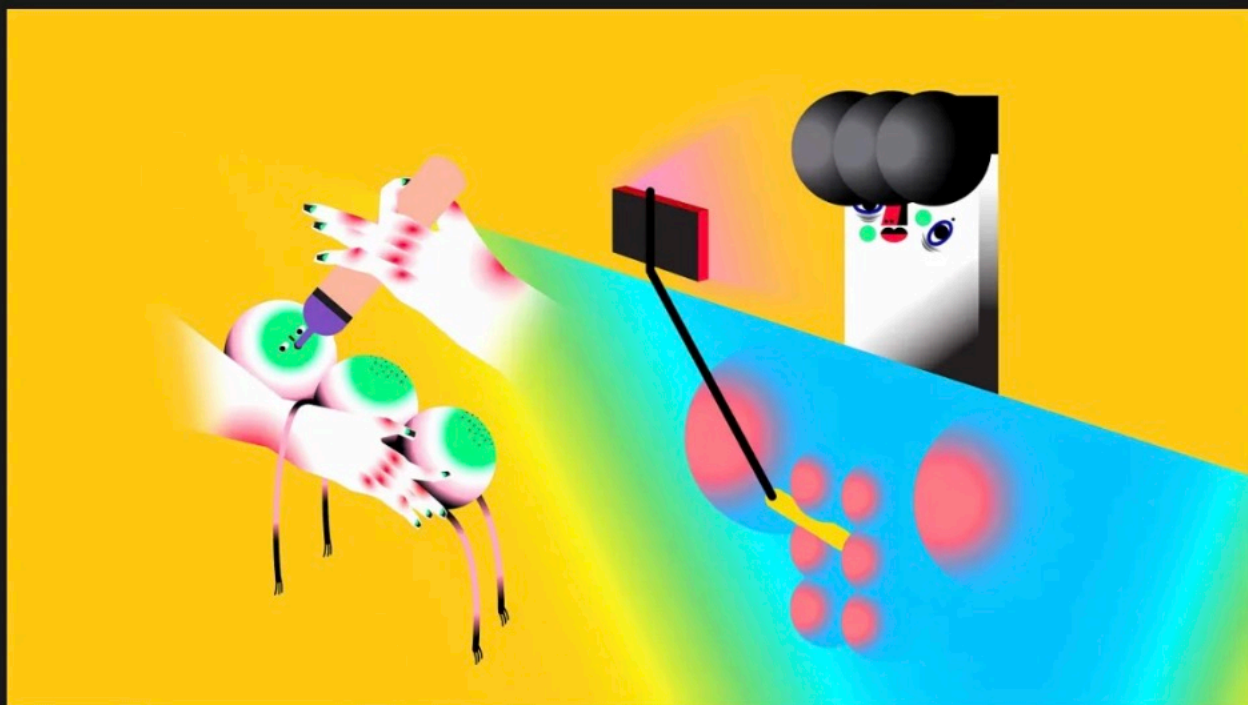
25.10.2023
-31.3.2024



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 (MAK)

从制作独立动画开始，艺术家黄炳（Wong Ping）在自己构建的脑洞宇宙里探索艺术的可能。今年他在马凌画廊的个展“肛门耳语”，尝试性地采用了与动画结合的实拍录像、装置以及现场表演的方式，从多个维度推进自己的当代艺术实践。

黄炳的动画作品辨识度很高，色彩绚丽，人物长着奇特几何形状的五官。在其无厘头的情欲故事中，主角常常以讽刺且平缓的口吻讲故事，故事的切入点通常是性、被压抑的欲望，折射的是潜藏其下的社会现实议题和意识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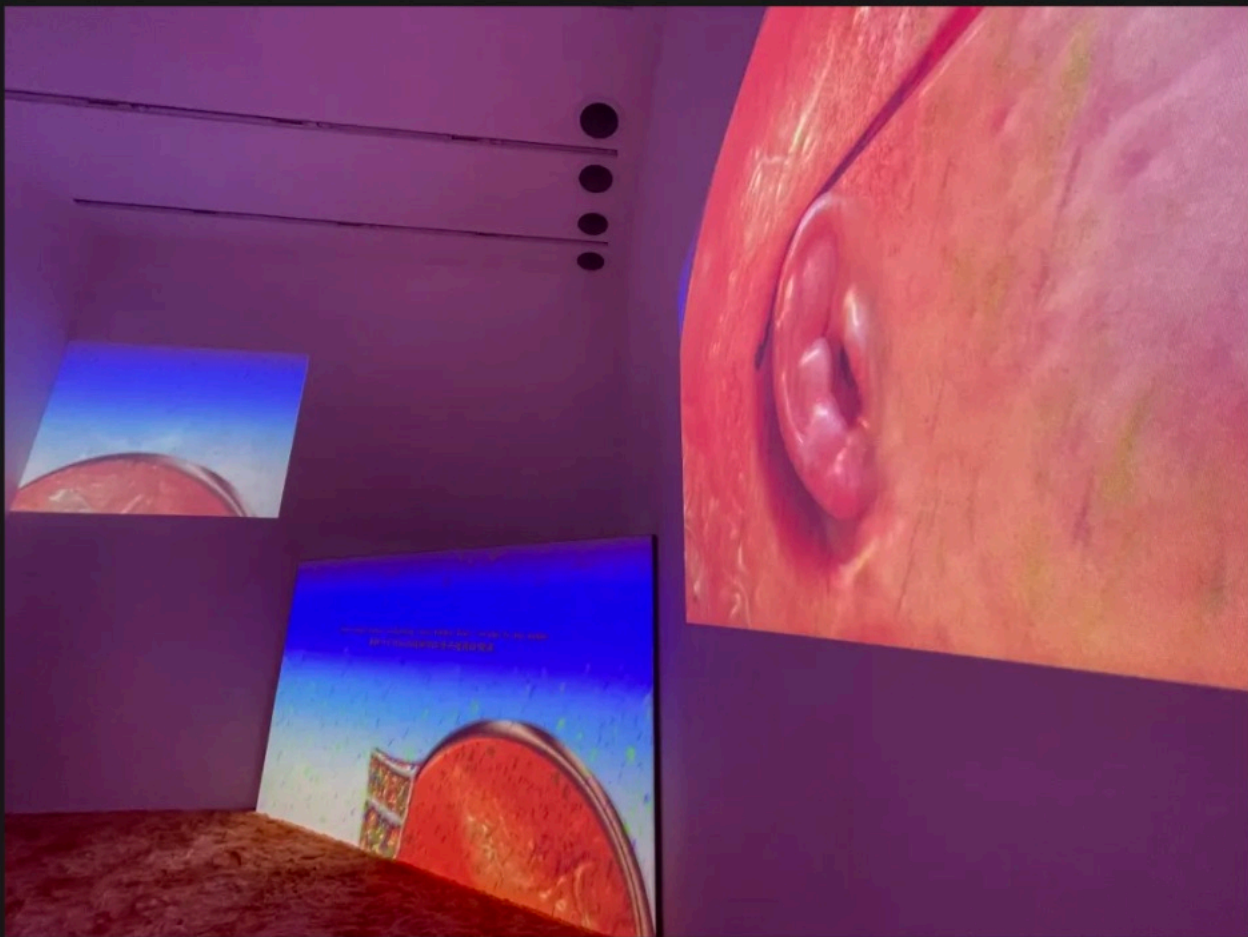


动画电影《边缘》（Edging），维也纳应用美术博物馆（MAK），2024。

从在电视台做后期，下班闷头研究动画创作开始，黄炳的作品就和他一样有着不受规训的“野性”特质。早期动画从文本到全部制作，都由他自己一个人完成，包括旁白的粤语配音。不管是《太阳留住我》还是《忧郁鼻》《欲望》……很多人看完他的片子都会说“非常香港”。虽然出生并成长于香港，但黄炳说自己从未想象过要以此作为出发点：“我没有刻意去画霓虹灯、招牌，喝奶茶吃菠萝包这些标签，可能是我住在这里，这是我的生活。”

对城市以及居民日常生活的观察和对社会的思考贯穿在黄炳的创作中，在配音的时候，他会故意去掉语气，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显得懒洋洋的。想到最新的片子里飘过的一条评论“亚裔孤独男人在香港”，他笑道：“可能我声音比较无聊，比较闷，很城市宅男。”今年四月，黄炳刚刚做完在维也纳应用美术博物馆（MAK）的个展“边缘”（Edging），在专为该场合打造的空间环境中展示四部动画电影。在香港马凌画廊的个展“肛门耳语”中，他在沿街装置、空间内部的装置和影像作品中展开新实践。展览以幻听经验、《耳屎落石》、法国哲学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太阳肛门》，以及主角赖在床上时与一位陌生人的闲聊为线索，探索“废话”的意义/无意义。





上：《肛门耳语》视频制作花絮。下：黄炳，《耳屎落石》，2022，三频道录像装置，1:1及16:9，彩色，立体声，13min。

巴塔耶说人不像其他生物、植物向阳而生，人会避开阳光，因为刺眼。

-黄炳

提到展览的命名，黄炳说一直喜欢这个名字，以前读过的乔治·巴塔耶的超现实主义文本《太阳肛门》（1931）中，有几句话一直盘踞在他的脑中：“巴塔耶说人不像其他生物、植物向阳而生，人会避开阳光，因为刺眼，他用这个比喻性爱、尸体，这些人的眼光都会避开的‘肮脏’之物。”他回忆起上次去日本旅游，由朋友带去当地人光顾的脱衣舞俱乐部，演出中他特别留意男人的眼光，很多老伯看演出的中途会睡着，看一会睡一会，醒了继续看，有人会在里面睡一天。当谢幕灯光亮起，舞女站在客人面前大方展示的时候，这些男人往往会扭头避开。这个经历勾连起黄炳对巴塔耶语句的回忆，并据此铺陈展览叙事。



黄炳，《肛门耳语》，2024，录像装置，1:1，彩色，矽胶单声道喇叭，17min。

马凌画廊位于香港一处低矮的唐楼，与周边街道紧密相连，整栋楼都可以用来发挥。这处沉淀着城市历史的大楼激发了黄炳对于空间的想象力——用他的话说是“喜欢利用场地启发创作”。

黄炳根据画廊空间设计了不少场域特定的艺术装置，路人经过的时候可以看到悬挂在建筑阳台正前方一块近三米见方的硅胶肛门雕塑。开幕之际，艺术家邀请管乐演奏家在巨大的肛门雕塑《 〉*(〉的孔洞中即兴演出。这栋旧楼的内外都设有很窄的楼梯，他找人从五楼的楼梯翻滚下来，镜头追逐着演员一直滚到底层。



《肛门耳语》展览现场，马凌画廊，香港，2024

令人意外的是，黄炳谈及动画创作的时候提到动画给他的感觉带着一种冰冷和距离感，相比之下，装置和雕塑带给他从虚拟链接到现实的温暖。他创作于2018至2019年期间的系列动画作品《黄炳寓言》中出现过乌龟、大象等多种动物。他曾用3D打印技术制作了寓言故事中的大象，让动画形象转变成现实物件，成为展览延展开的“题外话”。在“肛门耳语”中，他尝试了比以往形态更丰富的装置作品。黄炳平时收藏保龄球，它们的材质和不重复的纹路让他着迷，“黑洞”、“阴谋论”这些保龄球的名称也很硬核。这次他和另一个艺术家合作，在保龄球上安装毛发，使其变得就像变异的器官。以此为表达方式的装置作品《毛智慧：黑洞》《毛智慧：禅》散落在展览空间内，仿佛头颅正在表演激烈的内心戏。



黄炳，《毛智慧：激进》，2024，保龄球、人造毛发，20cmx20cm。

现代人逃离不了大数据，每天待在一个地方，见的人也有限，每天都接触很多东西，我希望跳出人生的演算法。

—黄炳

我们常把废话称为“屁话”，左耳进，右耳出，与心、与脑都毫无关联，对此黄炳用作品道出了自己的看法。动态装置作品《blah-blah-blah》，之前曾在柏林的时代美术馆展出，柏林工人打造的巨型铜制耳朵在马凌画廊里被横过来放在地面，装置尝试将象征耳屎的石头弹射入巨型铜耳内，从而产生宗教式巨钟般的幻听响声。在一堆象征耳屎的落石里，矗立着几件由不锈钢支架、灯泡、硅胶组成的灯具装置《太阳》，灯泡上蒙着和室外的雕塑相同的微缩版灯罩。在上环，黄炳开了一家出售复古家具的家具店。他说：“现代人逃离不了大数据，每天待在一个地方，见的人也有限，每天都接触很多东西，我希望跳出人生的演算法。让别人接触我，我也不用太费力去找。我很喜欢家具，希望以后会有个展，展出作品全部是我的家具。”



黄炳，《太阳》，2024，灯泡、矽胶、不锈钢，145x55x30cm。

在这次展览中，黄炳首次尝试和团队合作，请来演员、音乐人、摄影师、制片……与他共同完成“肛门耳语”的录像作品，他们在作品中持续了以往动画中的元素，包括百无聊赖的午后对肛门的奇异幻想，中华白海豚的类比，厕所里的现场表演，演员拿着小号滚下楼梯去返工……在过度关注崇高意义和光鲜外壳的今天，人们对污垢避之不及；“灾难，革命，火山，它们不和星辰做爱”，诸如此类的巴塔耶语句被运用在录像中。在录像作品的结尾，主角喊出了藏匿已久的心声：“是时候将权力归还给被观看的污垢们。”

A blue-toned photograph of a gallery wall. On the wall, there is a framed artwork depicting a figure in a dynamic pose. Below the artwork is a doorway.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artistic and modern.

Interview

N:Numéro

W:Wong Ping

N：你小时候是看什么动画片长大的？你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什么？

W：其实我不是特别热爱动画片，它们只是我的表达媒介，我唯一的叙事能力。小时候妈妈比较严格控制我看电视，中学后看漫画比较多，喜欢看讲故事的漫画，人物用说话表达内心。我比较爱写故事，写到八成再去做动画。没有故事版，看文字做图。小时候看图写作文，我是反过来，看文做图。故事从脑海里到写出来是个过程，最近做动画有时候会有困惑，我是为了展示，为了给人看？做动画最终是为了展示，我更喜欢创作的部分。

N：从一个人闷头做独立动画到做展览，“肛门耳语”展览首次在各个层面涉及人际互动——找演员、制片、摄影师，和艺术家合作，实地取景，感受上有什么变化吗？

W：我刚开始做动画很用力去找平衡，看不出我想说什么，也可以享受到其中的幽默。《辛普森一家》《南方公园》这种有娱乐性，也映射美国社会和政治，它们的剧本功力使得美国以外的人也能对其有共鸣。自己做动画里我是神，现实里拍的时候逼迫自己接受不完美，天气也不能控制，天不是蓝色，别人的演技也不能控制。但纯实验或纯艺术动画对我来说又太过个人。最近为展览拍片带来一个新体验，现阶段我需要跟人的互动，接触到别人内心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以后想拍我感兴趣的剧情类，过程好玩的片。

N：说说你最近看过的印象深刻的三部电影。

W：松本俊夫的《蔷薇的葬礼》，我做的也有点类似，就是侧面反映社会现状和时代，香港同时代的电影多半是搞笑、武功或泡妞题材。王颖的《命贱厕纸贵》，片中有个3-5分钟的镜头，有个人去追一个偷包的贼，手持相机拍摄，从山顶跑下来，一直跑。他访问了当时很红的一些人，主流的选角，但拍得很实验，我新作品中有一幕想致敬这部片子。还有方育平的《半边人》。

本篇出自Numéro Art #9

撰文：刘星

编辑：赵小君

REVIEW

1403-1405